

何谓“江南”

——谈谈文化概念中的江南

●胡一峰

杭州第19届亚运会开幕式上，“桂花鼓”、钱塘潮、绿水青山、国风雅韵，诗画江南与人文亚运交相辉映，把“江南”文化意象中蕴含的清新灵动、厚重典雅表现得淋漓尽致。回顾近年来，火出圈的文艺作品，诸如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只此青绿》，春晚节目《忆江南》《碣步桥》，不少都自带“江南范儿”。那么，何谓“江南”？“江南范儿”又是如何炼成的呢？

宋代柳永《望海潮》开篇道“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此处之“三吴”“钱塘”即为江南的重要地理符号和代名词。词中的描述，“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流传千古，可谓精妙。但说此地“自古繁华”，却带有几分夸张。即便抛开杭州一隅，从宽泛的“江南”来看，诗人反复吟咏的这片“佳丽地”，也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才完成了自己的文化形塑。

“江南”的字面意思是长江以南，但其含义在不同语境下又有变化。今天通称的“江南”，在历史上也被称为“江东”或“江左”。“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江东”，大体上包括了今天人们心目中的“江南”。电视剧《琅琊榜》以地处江南的南朝梁为背景，主人公梅长苏的外号便是“江左梅郎”。唐代设有“江南道”，面积广大，包括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此后，作为行政区划概念的“江南”，随着朝代变迁而变化，直至清乾隆年间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作为地理概念的“江南”，则逐渐固定为太湖流域的苏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和湖州等地。也正是在人文交流和层累积淀的历史演变中，文化以其独特魅力跑赢了行政区划的频繁变动，把诗情画意的江南定格在了中华文明史上。

其实，在先秦时期的中原人士眼中，江南是“文身断发”的蛮夷之地，其人尚勇好斗，和今天人们熟悉的“江南范儿”大相径庭。秦代到汉初，江南大部分地区还处于“火耕而水耨”的原始农业时代，虽“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而且由于“江南卑湿，丈夫早天”，这片土地在当时人心目中的形象并不可爱。西汉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时，就对南方生活忧心忡忡，深恐“寿不得长”。然而，没过多久，情况悄然变化。汉朝以后，全球气温降低，江南一带的气候变得适宜耕种和居住，迎来了改命更生的天赐良机。如果说土地开垦和经济发展为江南的繁盛奠定了物质基础，那么，深刻而广泛的人文交流，则不断为“江南范儿”的形成注入了活力。

历史地看，秦汉之际、两汉之际、东汉末年至三国期间，特别是西晋永嘉之乱、唐朝安史之乱、北宋靖康之乱以后，以人口大规模南迁为载体的文化传播和融合，顺应了自然环境变化的大趋势，一次又一次刷新着江南的面貌，促使“江南”进入了属于自己的文化时间。

史学家钱穆认为：“东晋南渡，长江流域遂正式代表着传统的中国”。永嘉之后，大批中原世家南渡避难，他们大都具有较高的文化造诣，雅致的士族文化给彼时的江南注入了诗性内涵，有力推动了“吴越之风”向“江南文化”的转变。《隋书》写到南北朝时期文化状况时说：“衣冠轨物，图画记注，播迁之余，皆归江左。晋、宋之际，学艺为多，齐、梁之间，经史弥盛。”这一时期，许多重要文化成果都出自北方移民或其后裔之手。范缜的《神灭论》、钟嵘的《诗品》、周兴嗣的《千字文》、刘勰的《文心雕龙》，皆为例证。到了唐代，太湖流域之富庶繁华愈发明显，“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常嘉湖五府又据两浙十九也。”安史之乱后，“士君子多以家渡江东”，用诗人李白的诗来说，“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有学者统计，从整个唐朝的诗人人数来看，北方远远超过南方，但安史之乱之后，南方诗人人数大幅提高，与北方不相上下。

靖康之变，宋室南渡，江南在文化发展之路上进一步发力。正如清代新辅所言，江南在“汉唐以前，不过一泽国耳。自钱镠窃据，南宋偏安，民聚而地辟，遂为财赋之藪”。据研究，这次人口大迁移从1126年（靖康元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279年，总人口达500万人之多，让南方人口数量大大超过北方。旷日持久的移民波及整个长江流域乃至今天的海南岛，而移民分布最多的则是南宋政权中心所在的江南地区。一方面，“西北士大夫多在钱塘”，诸多学者大儒在此会聚，李清照、辛弃疾等文人雅士在此居停，大大推动了文化学术的发展；另一方面，大批职业艺人集聚促进了市民文化的繁荣，《武林旧事》记载，南宋的杭城内外共有娱乐场所“瓦子”二十多处，观众多时达到9000人。各种文化表演行当五十多项，艺人五百余人，他们或讲述历史故事、民间传奇，或表演杂技马戏，或演出杂技影戏。

斗转星移，文以随之。当历史行进到明清时期，江南文化以成熟绚丽的姿态呈现于世人面前。明清两代，平均每7个进士，就有1个以上出自江南。明代状元，四分之一来自江南地区；清代状元，江南地区占半数以上，以至于苏州文人汪琬把状元称为当地“土产”。科举场上的得意，集中反映了江南文化实力的整体提升。作为这一时期文化标志的《红楼梦》、“三言二拍”、《牡丹亭》等名篇佳作都打上了江南的印迹，也正是这些文化经典最直接地塑造了流传至今的江南形象。

可见，“江南范儿”是历史的产物，正所谓“东南财赋地，江左文人薮”，历代文人对江南山水风物的描摹、对江南文化精神的阐发，则是推动这一历史进程的关键所在。如前所述，“江南”在地域上大体对应太湖流域，对其最动人、最通俗、最精炼的表述，当

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如果把“江南范儿”比作一套华丽的服饰，苏州和杭州无疑是最称职的模特儿。苏杭之盛名联袂流传，又离不开文人的妙笔。据柴德赓研究，苏杭连称始于白居易，他的诗中并提苏州和杭州五次，如“苏杭自昔称名郡”“江南名郡数苏杭”，《和我年三首》中的“我年五十七，荣名得几许。甲乙三道科，苏杭两州主”，更是以自己曾在苏州、杭州任职而自豪。

白居易的诸多江南主题诗篇中，《忆江南》最为脍炙人口，生动表达了他对江南的眷恋。“春来江水绿如蓝”“那亭枕上看潮头”，当我们品读这一名篇，会发现，“水”是江南意象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从地理上看，“地势倾于东南，而吴之为境，居东南最卑处，故宜多水”，在这片水乡泽国，先民“以塘行水，以泾均水，以厔御水，以隄储水”，探索出一套完备的水利系统，“遇淫潦可泄以去，逢旱岁可引以灌”，不但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条件，而且塑造了江南独特的文化景观。从南朝谢灵运的《山居赋》、张缵的《南征赋》到苏轼的“一叶舟轻，双桨鸿惊”，再到近代朱自清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丰子恺的《塘栖》，在历代文人关于江南的诗词歌赋中，“水”的出场率可能是最高的。

水多自然船也多。水和船，构成了江南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生活方式，也塑造了江南范儿的美学底色。明代张岱的《夜航船》是某读书网站高达9分的网文书，其创意即来自“夜航船”这一盛行于江南的独特景观。在水乡，船应用于生活方方面面，买书有“书船”，收租有“账船”，名医出诊坐“郎中船”，迎娶新娘有“迎亲船”，还有服务于香客的“烧香船”。江南之人，“不独丈夫能操船，妇女亦能之”。还有在船上讨生活的群体，一如阳澄湖渔歌中所唱“一条网船做世界，芦帘当瓦舱当床。船头行灶烧饭吃，船舱听处晾衣裳”。江南的船，其意义超越了生活用具，直接介入文化生产和消费之中。崇祯《松江府志》记载，“初有航船、游山船、座船、长路船，今为浪船、楼船、朱兰、翠幕、净如、精庐”，足见舟楫之多样丰富。清人厉鹗专为杭州西湖游船所写的《湖船录》，记载游船近百种之多。清代苏州、金陵等地还有专为游船提供饮食服务的船只，被称为“行庖”“火食船”。船不仅用来游湖，还用作“戏台”。对此，清代笔记有生动记载，“苏郡向年款神宴客，每于虎丘山塘卷船大船头上演戏。船中为戏房，船尾备菜。观戏者另唤沙飞、牛舌等船列其旁”，“每岁竞渡市，合伙驾栏杆驳船，往来于山浜及野芳浜等处，冀售其技。每至一舟，则必葛袍缨帽，手递戏目，鞞躬声啾于前舱。搬演一出，索值一二百文不等”。就连清末清初来到杭州的传教士卫匡国也说，“千真万确，在湖上划船荡漾而行，比世上任何其他事情都要舒适和令人愉快”。到了近代，活跃在水乡的各色船只依然是江南范儿不可或缺的内容。鲁迅《社戏》



苏州水街

吴冠中



人民的西湖

丰子恺

中在船上看戏，在船上煮吃罗豆饭，就是如此。丰子恺在桐乡老家居住期间，常把书籍、衣服等所用之物放进“写生画船”，摇到哪里“靠夜”，便在那里上岸写生作画，生趣盎然的《野外理发处》《三姑娘》等作品就是这样诞生的。

文化江南，重重似画，曲曲如屏，品之如醉，探之弥深，令人目不暇接，流连忘返。千百年来，在自然与人文、历史与人性、运势与人情的频繁互动中练就的江南范儿，就这样以其独有的风韵，活跃在文坛艺林，凝结于风土民俗，镌刻进人们的生活和记忆之中。

故乡，是山水间流动的诗行

●孙宝云

我有一首绿色的诗
写给老黄榆
你执着、坚韧
昂扬着破裂的躯干
一任狂风磨砺
你豁达、放纵
虬曲着斜逸的枝桠
一任雷雨夹击
你盘根扎向泥土
你伸叶撑开天地
张扬着头冠
摇曳着身姿
硬把脚下的贫瘠站成了传奇
老黄榆啊
你是通榆人的风骨
你让鹤乡的蓬勃
在边陲的年轮里挺立

我有一首粉白的诗
写给野杏枝
你是报春的布谷
你是殷勤的黄鹂
春风给了你勇敢
一个转身
你芳菲了半岭香气
花雨给了你清雅
一个回眸
你邂逅了流动的绚丽
你生命短暂，却引得蜂蝶相逐
你脚步匆匆，却让生命把荒山旖旎
记得的，记得你
你一刹芳华
留在陆翁的诗里
你落瓣随风
游走在我粉色记忆的深巷里
你是通榆人的色彩
你让勤劳的鹤乡在你的芬芳里小憩

我有一首澄澈的诗
写给向海湿地
你怀抱一泓纯净
你孕育多少珍珠
蒹葭苍苍
云栈九曲
伊人望秋水
宛宛如芦笛
一只清脆
把澄澈吟在《诗经》的风雅里
滩头的丹顶鹤
或许是瑶池的差遣
或许于你心有灵犀
千里万里
依然依偎在你的清怀里
繁衍栖息
我们同在一个地球
彼此相融相契
湿地的芳泽永远属于你
一碧湖光山色
百里鸡犬相啼
夹岸桃荫桑绿
钓矶胖头锦鲤

归来兮兮
大美通榆
你的梦，我的家
都在流动的诗行里

我看我说

从文物中汲取文化自信力量

●李悦阳

考古工作者将埋藏于地下的古代遗存发掘出土，将尘封的历史揭示出来，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

前不久，由中国历史研究院建立的我国第一家以考古命名的国家级专业博物馆——中国考古博物馆，正式面向社会公众开放。新石器时代“7000岁”的陶人面像，二里头遗址绿松石龙形器，高代象牙杯，周代铜牺尊……一件件精美的出土文物，观众从中感受到中国古人的聪明才智，领略到中国古代的灿烂文明。

泱泱中华，万古江河。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从留下“中国”一词最早文字记录的西周青铜器何尊，到铸有“中国大宁”铭文的湖南长沙伍人岭出土汉代铜镜，再到出土于新疆和田地区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代织锦护臂，作为历史的见证，考古文物生动展现出中华文明弦歌不辍、中华文脉绵延不绝。

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学。考古工作是研究和展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作。对于没有文字记载的早期文明阶段，通过考古发掘找到更多信息，可以用遗迹遗物廓清历史迷雾；而对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阶段，通过考古发掘“证经补史”，则可以让历史更加生动鲜活。浙江良渚、湖北石家河、山西陶寺、陕西石峁、河南二里头……考古工作者将埋藏于地下的古代遗存发掘出土，将尘封的历史揭示出来，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

事实上，考古既是在不断发现遗存、探寻历史，也是在不断传承历史、弘扬文化。遗址的发掘与复原、文物的保护与修复，不仅让历史遗迹、文化瑰宝重见天日、重获新生，也让更多人能够在触摸历史中感知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在思接千载中读懂“何以中国”。与考古文物的每一次相遇，都能让我们更直观地了解先人的生活习俗、思维方式、审美取向，感受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体会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在这个意义上，文物不仅是历史的见证，也是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物质载体。

近年来，考古学逐渐摆脱“冷门”的标签，以全新的面

貌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一方面，这得益于考古与科技的更紧密结合。考古方舱、文物保护移动实验室等装备的亮相，碳十四测年、同位素分析等实验室考古技术的广泛应用，既助力考古不断取得新突破，也让考古发掘更有科技感，更加可感可知。

另一方面，这也与考古成果以更丰富的面貌走近公众密切相关。无论是《国家宝藏》《中国考古大会》《中国国宝大会》等节目受到观众欢迎，还是“数字敦煌”资源库、故宫“数字文物库”等项目给人带来全新文化体验，抑或是考古盲盒等文创产品走红，都启示我们，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与时俱进、勇于创新，才能让文物活起来、让考古火起来，在丰富全社会的历史文化滋养的同时，让更多人增强文化认同、坚定文化自信。

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让考古工作被更多人看见，让文物更好走近大众，揭示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考古事业将不断焕发新的光彩，为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不竭力量。



《天工开物》中的制瓷场景。

“白釉青花一火成，花从釉里透分明。可参造化先天妙，无极由来太极生。”这是清代龚轼在《陶歌》中称赞青花瓷的诗句。

青花瓷，又名白地青花瓷，简称青花，是中国瓷器的主流品种之一。青花瓷属釉下彩瓷，是在陶瓷坯体上描绘纹

白釉青花一火成

●韩文

饰，再罩上一层透明釉，经高温还原焰焙制而成。

提起青花瓷，大多数人会想到“瓷都”——景德镇。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在赓续千年的熊熊窑火里走出来的景德镇陶瓷，有形、有技、有意、享誉中外。

我国制陶历史悠久。据史书记载：“新平治陶，始于汉世。”景德镇古时叫新平镇，说明在汉代，这个地区可能就在烧制陶器。

北宋景德元年（1004），宋真宗赵恒下旨，在浮梁县昌南镇办御窑，并把昌南镇改名为景德镇。这时景德镇生产的瓷器质薄光润，白里泛青，雅致悦目，而且已有多彩施釉和各种彩绘。当时，彭器资《送许屯田诗》曾有这样的评价：“浮梁巧烧瓷，颜色比琼玖。”

成熟的青花瓷则出现在元代景德镇的湖田窑。明代青花成为瓷器的主流，清康熙年间发展到了顶峰。明清时期，还创烧了青花五彩、孔雀绿釉青花等衍生品种。

青花瓷无论从用料、纹饰、烧制时间还是制作工艺上都极为考究。通过揉泥、做坯、印坯、荡里釉、画坯、施外釉、写底款、施底釉、烧窑、开窑等工序，将不起眼的土和石制成泥坯，泥坯又经过一道道工序，最终“脱胎换骨”。每一件瓷器都出自陶瓷手艺人精心雕琢，都具有自己独特的耐心和生命。

上下千百年，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或是纹饰不同，或是画风迥异，青花瓷随时代而肆意绽放。不变的是，它一直以大气典雅的造型，在人们心中占有一席之地。青花所代表的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精神，更是历代传承，经世不衰。

青花瓷还有一系列隐喻，古代文人墨客赋予了青花特殊的内涵。读书人希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走上仕途后便有“青云直上”的愿望，渴望做一个人民爱戴的“青天”，甚至在解甲归田之后，还希望能够“名垂青史”“留取丹心照汗青”。“青”在士人心中分量可见一斑。

青花瓷自古就以其色白胎青、清新淡雅，深受人们喜爱与追捧，其青白二色，更寓意着清清白白、谦逊内敛的君子之风。

更有人称青花瓷为“良瓷”，因为青花瓷在中国是最优良的瓷器之一。“良瓷”发声和“良知”相近，敲一敲青花瓷，听一听声音，意思是要时刻不忘“良知”，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千年窑火不熄，文化源远流长。如今，古老的景德镇正以独特的方式焕发新意：老瓷厂变身创意街区，一个个文化艺术新地标接连涌现……这座古老的手工艺之都越来越体现出多元的气息，有传承，也有创新；是开放，也是包容。